



ロツク母

摇滚妈

〔目〕

角田光代 著
伏怡琳 译

图书馆

人民文学出版社

I313.45

134

摇滚妈妈

[日] 角田光代 著
伏怡琳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5028 号

《Rokku Haha》

© Kakuta Mitsuyo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滚妈妈/(日)角田光代著;伏怡琳译. —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24-0

I. 摇… II. ①角…②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
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9468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特约策划:周 洁

封面设计:李 佳

摇滚妈妈

[日]角田光代 著

伏怡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50×1 092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824-0

定价:19.00 元

75

绿鼠粪

夕阳下的
上帝

I

第三者

99

53

父亲的球

摇滚妈妈

127

185

伊犁的婚礼

后记

213

夕阳下的上帝

刊于《群像》^①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

① 日本讲谈社发行的月刊文学杂志，创刊于 1946 年 10 月，与《新潮》（新潮社发行）、《文学界》（文艺春秋社发行）、《昂》（集英社发行）及《文艺》（河出书房新社发行）并称日本五大纯文学杂志，日本最负盛名的新人文文学奖芥川奖原则上从刊于这五份杂志上的短、中篇作品中诞生。

假如上帝说可以杀一个人，我一定认准肉铺老板。自我懂事起就对这卖肉的深恶痛绝。这家伙一边包起里脊火腿和牛肉，一边存心跟我过不去似的和其他客人聊得唾沫横飞，背着脸便直接递过肉来。说递，还算好听的，他其实都懒得看上一眼就往我应该在的方向一扔了事。

3

“所以我就说嘛，准是那儿没错，可你偏不信，八百六十块^①，我打一开始就怀疑你这家伙没信我的话，就是就是，所以我才跟你啰里八嗦地强调了好多遍嘛……”

这段漫长的对话中只有那句孤苦伶仃的“八百六十块”没头没脑地扔给了我。这句简短的话语从背过脸的大叔口中划过一道极不自然的弧线落到我面前。我取出一张千元纸币放在柜台上。中年大叔看也不看，一把抓过，“别瞧我这副模样，我可不像那些中年人还没老就先痴呆，这么多年修炼出来的感觉可准着哩……”

他笑着露出一口黄牙，把零币哗啦啦地丢在柜台上。

① 若无具体标注，本文中出现的价格均为日元。

在他的视野里我永远都不在场。忘了是什么时候，我实在被他那态度惹恼了，所以等他找完钱顶了这么一句。

“我给的可不是一千，而是一万。”

4 只有在那一刻大叔才暂时关上话匣子，正眼逼视着我，（想来那好像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正面看这男人的脸），然后极度不耐烦地怒吼说分明只收了一千块。非但如此，他似乎还跟邻近的蔬果铺和鱼铺老板大肆宣传，说望月家的女儿想要诈骗钱，千万多留个心。过了一阵，邻居山崎家的大妈把这事告诉了我，结果母亲揪着我没完没了地训了一通：以后不许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别让那群家伙抓着把柄。难怪有段时间只要我一走进那一带的店铺，空气就像绷紧了一般，对于我递出的钱，那群人总会盯上半年像要吃下去似的再找钱。直到那时，我才终于醒悟到个中缘由。

捏着大叔扔给我的冷冰冰的硬币，我走向一旁的蔬果铺。身旁的公路上，两辆卡车载着数不清的猪，风驰电掣般疾驰而去。原本服服帖帖地静躺在灰色公路上的尘土顿时四散飞扬，夹带着无法形容却又令人厌恶的怪味包裹我的全身。即将被宰的猪儿们吵吵嚷嚷的对话，和卡车的轰鸣一起渐行渐远。我停下脚步目送它们远去，下意识地确认心底的谋杀名单。如果允许杀一个那就是肉铺老板，能杀两个就选肉铺老板和邻居山崎，杀五个就再加上蔬果铺老太、书店主和隔着两间屋的花田。多年来这张名单从未

改变。

“给我茼蒿、大葱，还有洋葱。”

蔬果铺的老太一摇三晃地走出来微微一笑。

“我说，小真理，昨天出啥事啦？”

“对了，上回给的土豆，回家切开来一看全是黑心，没一个好的。今天可得给点新鲜货哦。”

“先说说昨天的事嘛，到底出啥事啦？”

“昨天？让我想想……对了，好像是因为榨菜。我爸明明不吃榨菜，可我妈爱吃，所以 she 就把榨菜放在了凉拌豆腐上，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吵了起来。”

“就为这个？我听说都闹翻天啦，砸碎玻璃的声儿都传到花田家去喽。” 5

老太神情严肃地瞪着我，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把围裙翻得噼啪作响。

“那……两个人都没伤着？”

“当然伤到了。我爸打碎了窗玻璃，结果自己一脚踩上去伤了脚底。不过也不重就是了。然后两人又打成一团，我爸把妈做的假花撕得一塌糊涂，扔出去一把火烧了。”

“不会吧……后来呢后来呢？”

“出了这种事我妈当然也咽不下这口气，嚷嚷着叫我爸睡不成觉，拉过水管冲着铺盖乱浇一气。”

“再后来再后来？”

“只不过我妈没拿准分寸，结果连她自己的铺盖都被水

淹了。给我茼蒿、大葱,还有洋葱。”

听完这段老太婆似乎终于心满意足,从里面拿出新鲜的蔬菜。五百三十元的东西,只收了我五百。她盘算着花三十元买下我的故事。反正接下去就能眉飞色舞地跟前来买东西的客人添油加醋地一遍遍倒卖,这买卖简直太划算了。

“你娘佐江也不容易啊,她还真忍得下这口气。”

老太边递过找回的零钱边幸灾乐祸。

“我妈她才不会忍呢。”

我紧紧捏着五百元硬币,丢下这句话,离开了蔬果铺。

6 即使辛辛苦苦花时间做的假花被悉数烧成灰烬,母亲也绝不是那种躲在一旁哭哭啼啼的女人。一打开家门,就传来一阵布匹撕裂的刺啦声。母亲正在夕阳眷顾的房间里撕剪父亲的被子,而她自己的棉被则工工整整地晒在屋外。

“今天没卖给你什么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烂玩意儿吧?”

母亲背对着我问。

“没有,我跟她说了昨天的事儿,她就从里面拿了新鲜的给我。”

“净把我们当傻子。这村里的人眼界高着呢,卖东西都要看人。”

我把肉和蔬菜放入冰箱,蹲在那吹了会儿冷风。极有规律的刺啦声中,夹杂着远处传来的蝉鸣。邻居山崎家无人问津的电视机哇哇作响,那声音就像进入自家般肆无忌惮。

惮地闯过来。

“你估计没希望保送吧？”

“成绩还过得去，但品德没戏。”

“谁让你是你爸生的呢。那你打算怎么办？”

“去考呗，东京的大学。”

“好好考，你可千万要考上啊。否则天知道附近那群家伙又会瞎掰些什么。”

母亲把化作一堆棉絮的被子搬到屋外，点着火。在夕阳的余晖下，一抹愈加浓重的橙红仿佛生物般不断壮大。我坐在落满灰尘的电扇前望着那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每次看到火，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最近我开始怀疑这或许源于幼年时的记忆。就在记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年岁印下了这刻骨铭心的一幕。壮观的火焰燃烧升腾，益发鲜红。轰鸣中覆裹着一层虚无的宁静。时间在那一刻怦然而止。虽然我并不记得曾亲身经历过火灾，但那样的景象却完美地张贴在脑海中。昨天我也曾坐在檐廊前静静地看着假花被火舌吞没，一阵令人心痛的怀念势头迅猛地袭上心间。

“唉，还是觉得不解恨。”

母亲的脸色被火映得通红，她漠然地抛下这句话。

“不过该做饭了。”

“也是，下回再说吧。”

我略感安心，开始帮忙准备晚餐。万没想到，这个“下

回”就在那一天等着我。

无论父亲回不回来，我和母亲都在八点准时开饭。我们俩正涮着牛肉，父亲带着他吊儿郎当的德性默不作声地回到家。他迅速瞥了一眼默默吃饭的我们，“这鬼天气热成这样居然还吃火锅。”

他漫不经心地吐出这句话，预示着比赛开打。原本可以权当耳旁风的母亲却偏要一一反驳。

“不想吃就别吃。”

“谁说不想吃了。”

8 “我告诉你，为了想每天的菜谱我可没少费工夫。这鬼天气再热也总不能天天吃冷面吧。”

“你那混账菜谱上难道就只有冷面和牛肉火锅不成?!”

“你说什么胡话？难道你连昨天吃过什么都不记得了？昨天给你吃冷面了？吃牛肉火锅了？前天呢？我每天做的菜明明都不一样。你回了家抱怨这抱怨那的，怎么不在外面吃完了再回来？去那家‘中华第一店’不挺好？现在还开着呢。你就去那儿吃一碗泡得稀烂的冷面再回来好了！反正我跟真理子就在家吃火锅了。”

这一回合父亲姑且忍下。他坐下打开电视，边换频道边自言自语般嘀咕。

“啤酒。”

“没买呢。”

“没买？”

父亲像慢动作般抬起视线转向这边。

“那我去买好了，反正酒铺还没关门呢。”

昨天刚刚大闹过一场，这中间无论如何也得给我安静一天。

“别管他，真理子。一天总能忍吧。”

“人家累死累活地回到家，什么叫一天总能忍吧，啊？”

“累死累活的又不是只有你。我辛苦大半年做的东西可全被你给烧了。跟那比起来，你那一瓶啤酒算什么。”

我悄悄伸出手，关上烧火锅的煤气炉。趁他们不注意，把装有大麦茶的杯子和酱油瓶之类易碎的东西聚拢到自己身前。

9

“你他妈的还真每句话都要顶啊！”

到这一阶段，盛着味噌汤^①的小碗已经飞向半空。透明的萝卜贴上墙壁，拖着粘腻的汁液滑落下去。我悄无声息地把玻璃制品转移到水池中。

“给我住手，别在那儿糟蹋吃的！你还真以为像这样大发脾气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开什么玩笑？！你以为看不顺眼的东西就都能烧？都能扔了？你以为我就闷着声看你烧、看你扔？你也不想想，你刚刚扔出去的味噌汤，还有你不高兴吃的牛肉火锅，这可都是我忙活了一晚上做出来的！”

① 味噌，日本传统调味酱料，由黄豆、大米等发酵制成，类似中国的豆瓣酱。使用味噌调味的汤被统称为味噌汤。

那些假花可费了我大半年呢！你这算什么？！看不顺眼你有本事自己做呀！自己做不就好了嘛。等你做好，我全给你扔个一干二净。也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感受！算什么嘛，一天到晚就那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死样儿！”

母亲一旦兴奋起来，也不管合不合逻辑，能在一分钟内存如机关枪扫射般连续吐出一万个单词，犹如醉酒，这种天赋实在深得上苍眷顾。反之，父亲的词汇量却少得可怜，反倒是怒火先打头阵，对于对方的怒骂往往会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击，于是……

“你给我再说一遍！”

10

他便会脱口冒出这句无论怎么看都将陷自身于不利的台词，并重复着摔色拉碗之类简单明了的动作。

“好，多少遍我都说给你听。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说如果真那么不合你胃口，你就在外面吃完了再回来呀。可你还不照样每天若无其事地跑回家高兴吃就吃、高兴喝就喝？你吃的那可都是我做的饭。如果要回来吃你就别扯东扯西的，给你什么你安安静静吃就是了。说起来，还不都是你二十年前跟我说自家有地，说你爸在什么什么镇^①有片地，盖栋楼也就一眨眼的工夫，就因为你说我们俩可以去那儿过日子我才嫁给你的。可这儿哪是什么镇啊，不就是个破村子吗？那会儿名字里还带个‘大’字^②呢！你那时候可一个

① 原文为“町”。

② 日本地处偏僻的村庄名字里往往都带“大”字。

字都没提,如果我知道原来是个村子,我才不会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呢。叫我说啊,就算名字换成镇,说到底也还是个村。再说了这破地方到底算怎么回事儿。去买个菜买个肉都得多长个心眼!在你面前假惺惺地问昨天闹得挺凶的出什么事了、到底为了什么吵架啊,但一到背地里却都在说谁让那两口子是外来户呢。我们到现在还都是外来户呢!都住了二十年了,还分什么外来户不外来户的!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会为了点破事儿故意把那些陈年烂货卖给你。我忍气吞声买了菜回来做的饭就被你这样糟蹋,你说你算什么意思?!”

“不回嘴你还真来劲了,这臭娘们……”

11

父亲已经言尽词穷。脸涨得通红,一把抓住母亲的头发。他留下一串不成言词的呜咽,拽着母亲跌跌撞撞地奔出家门。母亲的惨叫和父亲的呜咽渐渐远去。不久饭桌前便复归平静,耳际再次传来广告和风扇的声音。我拧开煤气,把酱油和茶杯搬回饭桌,独自一人心平气和地吃起了被孤零零地冷落在一旁的火锅。

我趴在地上擦拭被四处飞溅的食物搞得脏兮兮的地板,而后坐在檐廊边啃起西瓜。噗地一声,我朝黑暗中吐出一颗西瓜籽。

上帝,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台上那位老小姐说。我们这些学生每天都被赶进这座古朽不堪的木结构礼

拜堂，听着大同小异的布道。谁谁谁盯着哪里的保送名额、某某某又出了新专辑……唏唏嗦嗦的低语从发辫间漏出。还真是，竖起耳朵倾听这位号称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筑巢而居、煽动博爱的上帝之事迹的，恐怕只有我一人而已。

升入这所高中、第一次被塞进这座礼拜堂时，老师站上讲台这样说道，声音中充溢着无限的自信：

“上帝，自出生时便已知晓我们每一个人，并守护在我们身旁。”

12

我倒吸一口冷气。居然从出生时就认识并观察着每一个人，这不就跟那位对街坊邻里事无巨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花田家的大妈一样神通？我不禁全神贯注地听起来，脸几乎贴上前方座椅的靠背。日复一日，我听着不同老师的宣教，就这样染上了认真听教的毛病。可这位上帝却一天天变得模糊起来。在我看来，还是那位对我父母二人搬到这片据说祖父掌有地契的土地上来的那一天、连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的花田大妈，远远真实得多。比如昨天那两口子在田里扭打成一团滚了一身泥浆而归的事，上帝他知道吗？再比如，抢在父亲前冲入家门的母亲一脸认真地问，“真理子，知道哪儿有卖那个叫乌头^①的东西吗？上哪儿能买到，知道不？”还有他们两人边互相谩骂边轮流冲澡的事，

^① 草本植物，生于山地草坡或灌木丛中，块根可入药，主治关节炎、神经痛等。